

30年散忆与感怀

○何可人（1988级建筑）



何可人校友校庆返校

清华的校友文化非常强大，这点我从小就意识到了。我父母都是20世纪60年代清华毕业生，小时候家里常来常往的叔叔阿姨，大多是他们的清华同学。特别是到了80年代初，我家从湖南搬到北京后，逢年过节家里总是歌舞升平，聚会的客人均是父母的同学和校友。一群叔叔阿姨们唱着他们年轻时候的歌曲，浑身洋溢着比同辈人更年轻的活力。这个光荣传统后来也被我继承了下来。毕业30年了，至今最好的朋友还是同宿舍的闺蜜，曾经大学班里的同学也有事没事儿就聚一下。每年校庆，清华入学和毕业整5年、10年的庆祝，都是同学们相聚的由头。弹指一挥间，竟然到了毕业30年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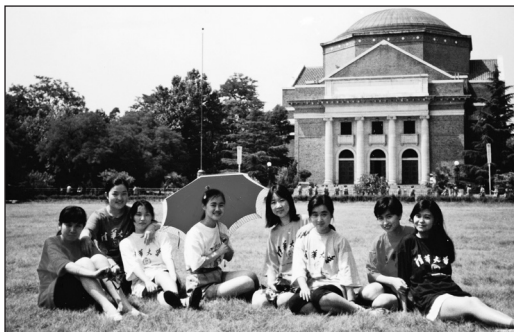
相比清华的氛围，建筑学院的学生向来有些散漫。可能是专业的缘故吧，建筑学生都更倾向于个体的思维，对整齐划一的集体行为有种天然的抵触。建筑生的这点所谓的“艺术家范儿”，估计在清华美院入驻以后就不算什么了，只能算是一种

“小矫情”。毕业30周年到来之际，我非常想写一些东西，大学生活的追忆是美好的，怎么回忆都不为过。但是在毕业10年、20年的时候，该追忆的也都追忆过了，到了30年，我们还能回忆什么呢？

前两天同学谢琛在微信群里给大家推荐张学友的新歌《又十年》，我其实当时并没有在意，也没有听。然而在三月的一天，窗外阳光明媚，春天将近，我打开常用的音乐APP，首页就给我推张学友这首歌。我一边感慨如今的信息技术之发达，一边在张学友的“一眨眼又十年”的歌声中，写下了一些闲散的文字——有对往事的回忆，有对时代变迁中个人命运的感怀，也有对人生和未来的思考。

乡土七子

1992—1993年是我们毕业的最后一年。我在这年参加了建筑学院的乡土建筑



1993年毕业前夕建8女生合影。左起：董李珺、方益萍、黄淑明、于挺、奚亦农、何可人、刘方、武敬群

□ 值年园地

调研组，同组的还有姜涌、李义波、唐晓涛、夏非、柳澎和高茜，加上我一共7人，被负责课题的陈志华教授称为“乡土七子”。我们秋季学期跟着陈志华和李秋香两位老师去了浙江兰溪诸葛村调研，春季则是楼庆西老师带我们去江西婺源的延村。这些传统的徽州民居和村落，当时还没有开发旅游，有很多原村民居住，原汁原味。

在每个地方我们一般住一个月左右，每天两人一组出去测绘。一日三餐都是自己买食材，找当地的阿姨做给我们吃。我们甚至每天都在传统的祠堂里摆桌吃饭，这场景现在回忆起来，如果当时有直播的话，流量肯定会赚翻了。那时住宿条件自然是很差的，经常是一个月都洗不成澡。但那时我们年轻，乐在其中，劲头十足。调研回校后，把测绘的成果再一笔一笔地画出来，当时还没有电脑绘图，全靠手绘。整个毕业季，老师的言传身教，同学同甘共苦的友谊，以及美丽的原生态景色和丰富的传统民居建筑，都深深打动着我们。

在油菜花地里流连忘返的我们完全没



1993年春，建8乡土组同学在婺源。左2起：何可人、李义波、姜涌、夏非、唐晓涛、高茜、柳澎

有想到的是，1992年到1993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记得1992年秋天下乡之前，系里大家都是差不多的穷学生，1993年春天五一节过后，当我们背着装满测稿的画夹风尘仆仆地回到学校时，却吃惊地发现其他选择在建筑设计和规划设计组的同学，突然都赚到了不少钱。很多同学去海南和广东跟着老师做建筑和规划的项目，吃香喝辣，住高级酒店，甚至有的同学毕业前就成了“万元户”。相比较我们显得特别的乡土和“穷酸”，跟当时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浪潮相比，拿现在的话来说“违和”得很。

我们当时不能预知遇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毕业后大多数人都赶上了建筑行业欣欣向荣的最好时机。那时感觉到到处都是机会，空气中都漫溢着希望的气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狂热的味道。我们乡土组的几个同学毕业后也没有继续从事这个方面的事情，有的读研，有的出国，有的进了大设计院。我则是留在清华设计院工作了两年，便也选择出国攻读硕士学位。我们的几位清华老师则几十年依然坚持着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这么多年过后，每次我翻看当时出的书籍，看到自己亲手画的图，都充满骄傲和幸福感。乡土建筑组的经历，给了我人生巨大的影响，无以言表。

在纽约庆香港回归

1995年我去美国留学。那个年代留学很不容易，没有互联网，信息获取也非常有限；择校的机会也有限，一般都得拿到全奖才有可能签证出去，而美国学校给国外留学

生全奖的少之又少。我幸运地拿到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全奖，买了张单程机票，开始了远征。

8月初的一天在首都机场，我坐上了即将去国的飞机，心里没有多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更多的是背井离乡的惆怅：路途遥远，举目无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后来证明的确如此。

两年的留学生活不用多说了，跟当时大多数的留学生大同小异。1997年5月我毕业，正赶上美国经济鼎盛之际，记得当时美国物价便宜，汽油比矿泉水还便宜。虽然美国的建筑行业像中国那样大拆大建的时代早在30年前就过去了，但是因为经济好，机会很多。我没出校门在校招就找到了纽约事务所的工作。6月初便拖家带口开着自己的小破车，塞满各种能带的东西，车顶上还顶着一个床垫，就这么一路开进纽约。我深刻地记得第一次看到纽约的情景：在弯弯曲曲的高速公路上，行进在一片绿色荒野中，突然在远方出现一片高耸的天际线，宛如海市蜃楼。

我们在皇后区找了个地方住了下来，开始每天坐着地铁通勤上班的日子，这种日子持续了7年。纽约不愧是世界大都市，一切都很新鲜，生机勃勃。刚上班没两天，赶上7月1日香港回归。那个周日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华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这大概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在纽约街头见到如此多的中国人。当天天气特别好，我和我先生周宇舫，还有同时在纽约工作的高茜，一起兴致勃勃地加入游行队伍。在街上也碰到不少清华校友，有0字班的学长费菁和付刚夫妇，他们做了面旗子，代表着纽约清华校友会；有5字班的王辉学长等人。正走在街上，有人叫我名

字，一看竟是毕业后一直没见的同班同学王颖，她是跟着大部队从上州（Upstate）专门过来参加庆祝的。那天，甚至还碰到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说实话，那天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一向内敛、喜怒不形于色的中国人，每个人都笑容满面，都发自内心地高兴。

见证历史时刻

我工作的建筑师事务所位于纽约曼哈顿靠近下城的SOHO，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2004年才回国。事务所主要是给美国最有钱的人设计豪宅，业主不是华尔街金融大亨、工业企业家，就是加州好莱坞大明星或是新兴互联网行业的企业家，也是颇为有趣的经历。最开始几年，老周在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大学（IIT）读书，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每天坐着地铁，在新移民聚集的皇后区和最时髦的曼哈顿SOHO之间往返。2001年周宇舫回到纽约，在14街Union Square一家小公司找到工作，我的公司在百老汇街和Prince街附近，两人上下班正好顺路，于是我俩开始一起坐地铁上下班。2001年9月9日周日那天，我们买了人生中第一台数码相机（2M像素的奥林帕斯）。9月10日周一那天，下班时下了倾盆大雨，所以第二天也就是9月11日早上的天气超级好，湛蓝无比。周宇舫就是用这台新相机正好拍到世贸中心第二塔被撞的瞬间。我们算是亲眼见证了这一改变世界的历史时刻。

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总能闻到下城飘来的烧焦的气味。这时候我才感受到了什么叫作一个城市的韧性，更多的是纽约人的韧性：纽约人平日里的生活便已经很紧张，竞争激烈，需要一刻不停地打拼

才能生存下去。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生活仍在继续，每个人都依然努力、认真地活着。尽管如此，人们心理已经大不相同了，人生观也默默发生了变化。我们由于经历了此事，感觉对这个城市的感情更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有了同甘共苦的情愫。这种人生的经历，也是影响一生的财富。

回国的日子

2004年我女儿出生，我们随即结束了在美国9年的生活，在女儿不到100天的时候，便打包回国开始了新的生活。

刚回国的時候，很多方面不太适应。老周天天在外面忙，加班出差总是不在家。后来等孩子慢慢大一些，我开始做点儿项目设计。国内各个地方跑跑，几年来也慢慢积累了一些项目。国内建设的速度实在是太快，建筑师们也真是很辛苦，感觉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竞标，能出成果的只有一小部分，得到的报酬和付出的劳动很不成比例。然而，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得以高速发展，不就是我们这一辈人不计代价付出的结果吗？

回到北京，便重回清华校友圈。跟以前一个宿舍的好友高茜、奚亦农、刘晓征、黄淑明和李琼常常相聚。大家孩子都差不多大，都是家庭事业一把抓的强悍清华女生。尽管平时生活中一地鸡毛，琐碎事情颇多，但是只要在一起吃饭聊聊天，烦恼和劳累便能化解很多。这种相聚直到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期间我进了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开始教学生涯，后半生的人生便和美院永远连接在了一起。虽然当年在清华的时候，建筑学院的学生是最有“艺术范儿”

的，但到了美院才发现自己基本还是个“理工生”。近距离接触后，发现艺术家是一群很特殊的群体，不管是名满天下的大艺术家，还是初入学校的艺术学生，都具有相似的品质。他们大多是快乐和洒脱的，有着独特的个人魅力，心无旁骛，很有些江湖气质。但是散漫起来，再好的学生也会掉链子，让我们这些理工科出身的老师，特别是自律惯了的清华毕业生抓耳挠腮，急得上火。然而时间一久，自己慢慢也被这种艺术的氛围感染、融合和同化了。在美院的这十几年，我学会了应对生活和事情不过于苛刻，思想散散了很多，也放宽了很多，这样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好。世界上的路虽然不好走，但也不能只是一条独木桥。

2007年我进美院时，对外交流正蓬勃发展。因为语言和经历，我负责了很多与海外院校交流、联合教学等任务，后来到2014年干脆在建筑学院自主创立了国际工作室，在已有的课程体系内奋力挤出一方空间，招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交换生，也接受愿意交流的美院学生、专家和外教。我们的课题针对城市更新和社区营造，五湖四海的学生和老师在一起近距离地交流和碰撞，擦出了很多火花，获益匪浅。这些年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更加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信人和人之间通过信任和交流，没有什么越不过去的障碍。然而疫情打断了一切，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发展更使我忧虑、悲观和反思。我虽无法预料未来的发展会是怎样的，然而无论是清华的教诲，还是自己在国外多年生活的经历，我坚信：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只有包容和融合，才能创造文化里真正的特色和自信。

又十年

又是一个十年，时间过得飞快。蓦然回首，身旁的孩子确实实地长大了，开始离开自己。我们也开始老了，一下子过了50岁，在“00后”的小朋友眼中，我已然成为和他们有巨大代沟的“老教授”了。

最近在听张学友的《又十年》，歌中唱“一生能有几个理想能扛得住岁月，还不如好好地过越来越少的明天”。虽然听上去有些中年人的无奈，但是也有一丝欣慰——至少我们年轻的时候曾有过这么多理想和浪漫，现在看来是如此的难能可贵。

这十年，在继续为家庭和事业奋斗，也不可能总是顺风顺水。身体出现一些问题，好在及时治疗恢复了，但是不再敢像以前一样逞强，开始收敛一些，躺平一些，放松一些。夜深人静，难免偶尔自我伤怀，但也学会了接受和感激，努力活在当下。

这十年，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局势动荡纷纭，人类再次经历瘟疫和战争。2022年1月，当年带领我们做乡土建筑研究的，我最敬爱的陈志华先生去世了。整个建筑界同仁群体充满了哀悼之情，大家除了纷纷回顾陈先生一生为建筑教育、西方建筑历史和理论、中国乡土建筑作出的贡献，更多的是赞誉他的不媚俗、不趋炎附势、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风骨。相比之下，我辈自愧弗如，深感汗颜和惭愧。回顾自己的经历，深感受陈志华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谓大矣。不断地反思之后，我便更加坚定了一种决心，一种信念，也算是清华曾给予我的初心和自信：那就是在芸芸众生中，在日后纷乱复杂的环境中，我要尽可能地做到，保持清醒，保持独立的思考，尽量不被任何人、任何思想和任何团队裹挟和绑架，不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任何无意义的事情上面。以陈先生为楷模，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2023年5月1日

毕业六十年感怀

○李星禄（1963届无线电）

五七相聚清华园，同窗共读整六年；
毕业分配奔四方，工作惜别在六三。
岁月悠悠路漫漫，历尽沧桑苦与甜；
功名利禄俱往矣，欣逢盛世今团圆。
看戏合影大会聚，有幸相逢总是缘；
又见银发青丝减，笑声依旧手相牵。
千言万语说不尽，一个甲子不为短；
匆匆此生人易老，故友远去何日还。

校庆聚会年年有，六十周年不一般；
岁岁相约人渐少，此地一别再聚难。
光阴易逝急似箭，珍爱夕阳未为晚；
与世无争献余热，快乐度过每一天。
老骥伏枥任重远，家国和谐人康健；
祝愿大家皆长久，有情千里共婵娟。
日新月异与时进，母校旧貌添新颜；
努力共筑中国梦，喜看来者竞争先。